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五

堂五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阿臘昆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
 丘尼衆中時阿臘昆比丘尼晨朝著衣持鉢
 入舍衛城乞食堂五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持
 尼師壇著右肩上入安陀林坐禪時魔波旬
 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
 園有弟子阿臘昆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
 舍比丘尼衆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
 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持尼師壇著
 右肩上入安陀林坐禪我今當往爲作留難
 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詣彼比丘尼所語
 比丘尼言阿姨欲何處去比丘尼答言賢者
 到遠離處去時魔波旬即說偈言

世間無有出 用求遠離爲 還服食五欲
 勿令後變悔

時阿臘昆比丘尼作是念是誰欲恐怖我爲
 是人耶爲非人耶姦狡人耶心即念言此必
 惡魔欲亂我耳覺知已而說偈言

世間有出要 我自知所得 鄙下之惡魔

汝不知其道 譬如利刀害 五欲亦如是

譬如斬肉刑 苦受陰亦然 如汝向所說

服樂五欲者 是則不可樂 大恐怖之處

離一切喜樂 捨諸大闇冥 以滅盡作證

安住離諸漏 覺知汝惡魔 尋即自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彼阿臘昆比丘尼已知我

心愁憂不樂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蘇摩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

尼衆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
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右肩上
至安陀林坐禪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
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有蘇摩比丘尼
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衆中晨朝著衣
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
足畢持尼師壇著右入安陀林坐禪我今
當往爲作留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至
蘇摩比丘尼所問言阿姨欲至何所答言賢
者欲至遠離處去時魔波旬即說偈言
仙人所住處 是處甚難得 非彼二指智
能得到彼處
時蘇摩比丘尼作是念此是何等欲恐怖我
爲人爲非人爲姦狡人作此思惟已決定智
生知是惡魔來欲燒亂即說偈言

心入於正受 女形復何爲 智或若生已
逮得無上法 若於男女想 心不得俱離
彼即隨魔說 汝應往語彼 離於一切苦
捨一切闇冥 逮得滅盡證 安住諸漏盡
覺知汝應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即自磨滅去蘇摩比丘尼
已知我心內懷憂悔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
精舍比丘尼衆中晨朝著衣持鉢至舍衛城
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
著右肩上入安陀林於一樹下結跏趺坐入晝
正受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舍衛
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
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衆中晨朝著衣

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有上入安陀林於一樹下結跏趺坐入晝正受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至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所而說偈言

汝何喪其子 涕泣憂愁貌 獨坐於樹下 何求於男子

時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作是念為誰恐怖我為人為非人為姦狡者如是思惟生決定智知惡魔波旬來燒我耳即說偈言

無邊際諸子 一切皆亡失 此則男子邊 已度男子表 不惱不憂愁 佛教作已作 一切離憂苦 捨一切闇冥 已滅盡作證 安隱盡諸漏 已知汝弊魔 於此自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已

知我心愁憂苦惱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優鉢羅色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有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優鉢羅色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有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至優鉢羅色比丘尼所而說偈言

妙華堅固樹 依止其樹下 獨一無等侶 不畏惡人耶

時優鉢羅色比丘尼作是念爲何等人欲恐
怖我爲是人爲非人爲姦狡人如是思惟即
得覺知必是惡魔波旬欲亂我耳即說偈言
設使有百千 皆是姦狡人 如汝等惡魔
來至我所者 不能動毛髮 不畏汝惡魔
魔復說偈言

我今入汝腹 住於內藏中 或住兩眉間
汝不能見我

時優鉢羅色比丘尼復說偈言

我心有大力 善修習神通 大縛已解脫

不畏汝惡魔 我已吐三垢 恐怖之根本

住於不恐地 不畏於魔軍 於一切愛喜

離一切闇冥 已證於寂滅 安住諸漏盡

覺知汝惡魔 自當消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優鉢羅色比丘尼已知我

室五

五

心內懷憂愁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尸羅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衆中
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
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
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
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尸羅比丘
尼住舍衛國王園精舍比丘尼衆中晨朝著
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
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
下入晝正受我今當往爲作留難即化作年
少容貌端正往到尸羅比丘尼前而說偈言
衆生云何生 誰爲其作者 衆生何處起
去復至何所
尸羅比丘尼作是念此是何人欲恐怖我爲

人為非人為姦狡人作是思惟已即生知覺
此是惡魔欲作留難即說偈言

汝謂有衆生 此則惡魔見 唯有空陰衆

無是衆生者 如和合衆材 世名之為車

諸陰因緣合 假名為衆生 其生則苦生

住亦即苦住 無餘法生苦 苦生苦自滅

於一切憂苦 離一切闇冥 已證於寂滅

安住諸漏盡 已知汝惡魔 則自消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尸羅比丘尼 已知我心內

懷憂感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毘羅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衆中

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

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入安陀林

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

室五

六

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毘羅比丘

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衆中晨朝著衣持

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

畢持尼師壇著肩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

晝正受我當往彼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容

貌端正至毘羅比丘尼所而說偈言

云何作此形 誰為其作者 此形何處起

形去至何所

毘羅比丘尼作是念是何人來恐怖我為人

為非人為姦狡人如是思惟即得知覺惡魔

波旬欲作嬈亂即說偈言

此形不自造 亦非他所作 因緣會而生

緣散即磨滅 如世諸種子 因大地而生

因地水火風 陰界入亦然 因緣和合生

緣離則磨滅 捨一切憂苦 離一切闇冥

已證於寂滅 安住諸漏盡 惡魔以知汝
即自磨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毘羅比丘尼已知我心生
大憂感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毘闍耶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

眾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

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

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時魔波旬作是念

此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弟子

毘闍耶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

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

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

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

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至其前而說偈言

七

汝今年幼少 我亦是年少 當共於此處
作五種音樂 而共相娛樂 用是禪思為
時毘闍耶比丘尼作是念此何等入欲恐怖
我為是人耶為非人耶為姦狡人耶如是思
惟已即得知覺是魔波旬欲作燒亂即說偈
言

歌舞作眾妓 種種相娛樂 今悉以惠汝
非我之所須 若寂滅正受 及天人五欲
一切持相與 亦非我所須 捨一切喜樂
離一切闇冥 寂滅以作證 安住諸漏盡

已知汝惡魔 當自消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是毘闍耶比丘尼已知我
心內懷憂感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遮羅比丘尼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眾中

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
 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至安陀林
 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時魔波旬作是念今沙
 門瞿曇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遮羅比丘
 尼亦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衆中晨朝著衣
 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洗足畢舉
 衣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安陀林坐一樹下
 入晝正受我今當往為作留難即化作年少
 容貌端正至遮羅比丘尼前而說偈言
 覺受生為樂 生服受五欲 為誰教授汝
 令厭離於生
 時遮羅比丘尼作是念此是何人欲作恐怖
 為人為非人為奸狡人而來到此欲作燒亂
 即說偈言
 生者必有死 生則受諸苦 鞭打諸惱苦

一切緣生有 當斷一切苦 超越一切生
 慧眼觀聖諦 牟尼所說法 苦苦及苦業
 滅盡離諸苦 修習八正道 安隱趣涅槃
 大師平等法 我欣樂彼法 我知彼法故
 不復樂受生 一切離愛喜 捨一切闇冥
 寂滅以作證 安住諸漏盡 覺知汝惡魔
 自當消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遮羅比丘尼已知我心內
 懷憂感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優波遮羅比丘尼亦住舍衛國王園比丘
 尼衆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
 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肩上入
 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時魔波旬作是
 念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優

波遮羅比丘尼亦住舍衛國王園比丘尼衆
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
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有上入安陀
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我今當往爲作留難
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至優波遮羅比丘尼
所而說偈言

三十三天上 焰摩兜率陀 化樂他自在
發願得往生

優波遮羅比丘尼作是念此何等人欲恐怖
我爲人爲非人爲是姦狡人自思覺悟必是
惡魔欲作燒亂而說偈言

三十三天上 焰摩兜率陀 化樂他自在
斯等諸天上 不離有爲行 故隨魔自在
一切諸世間 悉是衆行聚 一切諸世間
悉皆動搖法 一切諸世間 苦火常熾然

一切諸世間 悉皆煙塵起 不動亦不搖
不習近凡夫 不墮於魔趣 於是處娛樂
離一切憂苦 捨一切闇冥 寂滅以作證
安住諸漏盡 已覺汝惡魔 則自磨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優波遮羅比丘尼已知我
心內懷憂感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尸利沙遮羅比丘尼亦住舍衛國王園比
丘尼衆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
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有上
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時魔波旬作
是念今沙門瞿曇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尸利沙遮羅比丘尼亦住舍衛國王園比
丘尼衆中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
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畢持尼師壇著有上

入安陀林坐一樹下入晝正受我當往彼為
作留難即化作年少容貌端正往到尸利沙
遮羅比丘尼所而作是言阿姨汝樂何等諸
道比丘尼答言我都無所樂時魔波旬即說
偈言

汝何所諮受 剃頭作沙門 身著袈裟衣
而作出家相 不樂於諸道 而守愚癡住
時尸利沙遮羅比丘尼作是念此何等人欲
恐怖我為人為非人為姦狡人如是思惟已
即自知覺惡魔波旬欲作嬈亂即說偈言

此法外諸道 諸見所纏縛 縛於諸見已
常隨魔自在 若生釋種家 稟無比大師
能伏諸魔怨 不為彼所伏 清淨一切脫
道眼普觀察 一切智悉知 最勝離諸漏
彼則我大師 我唯樂彼法 我入彼法已

堂五

十一

得遠離寂滅 離一切愛喜 捨一切闇冥
寂滅以作證 安住諸漏盡 已知汝惡魔
如是自滅去
時魔波旬作是念尸利沙遮羅比丘尼已知
我心內懷憂感即沒不現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瞻婆國揭伽池側爾時
世尊月十五日布薩時於大眾前坐月初出
時時有尊者婆耆舍於大眾中作是念我今
欲於佛前歎月譬偈作是念已即從座起整
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言世尊欲有所說
善逝欲有所說佛告婆耆舍欲說者便說時
尊者婆耆舍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如月停虛空 明淨無雲翳 光焰明暉曜
普照於十方 如來亦如是 慧光照世間
功德善名稱 周遍滿十方

尊者婆耆舍說是偈時諸比丘聞其所說皆
大歡喜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瞻婆國揭伽池側爾時
尊者阿若憍陳如久住空閑阿練若處來詣
佛所稽首佛足以面掩佛足上而說是言久
不見世尊久不見善逝爾時尊者婆耆舍在
於會中作是念我今當於尊者阿若憍陳如
面前以上座譬而讚歎之作此念已即從座
起整衣服爲佛作禮合掌白佛世尊欲有所
說善逝欲有所說佛告婆耆舍欲說時便說
時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

上座之上座 尊者憍陳如 已度已超越
得安樂正受 於阿練若處 常樂於遠離
聲聞之所應 大師正法教 一切悉皆陳
正受不放棄 大德力三明 他心智明了

堂五

十二

上座憍陳如 護持佛法財 增上恭敬心
頭面禮佛足

尊者婆耆舍說是語時諸比丘聞其所說皆
大歡喜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瞻婆國揭伽池側時尊
者舍利弗在供養堂有衆多比丘集會而爲
說法句味滿足辯才簡淨易解樂聞不礙不
斷深義顯現彼諸比丘專至樂聽尊重憶念
一心側聽時尊者婆耆舍在於會中作是念
我當於尊者舍利弗面前說偈讚歎作是念
已即起合掌白尊者舍利弗我欲有所說舍
利弗告言隨所樂說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
善能略說法 令衆廣開解 賢優婆提舍
於大衆宣暢 當所說法時 咽喉出美聲
悅樂愛念聲 調和漸進聲 聞聲皆欣樂

專念不移轉

尊者婆耆舍說此語時諸比丘聞其所說皆
大歡喜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那伽山側五百
比丘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離

堂五

十三

諸重擔逮得已利斷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

尊者大目捷連觀大眾心一切皆悉解脫貪

欲時尊者婆耆舍於大眾中作是念我今當

於世尊及比丘僧面前說偈讚歎作是念已

即從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言世尊欲有所

說善逝欲有所說佛告婆耆舍隨所樂說時

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

導師無上士 住那伽山側 五百比丘眾

親奉於大師 尊者大目連 神通諦明了

觀彼大眾心 悉皆離貪欲 如是具足度

牟尼度彼岸 持此最後身 我今稽首禮

尊者婆耆舍說是語時諸比丘聞其所說皆
大歡喜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夏
安居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諸

漏已盡所作已作離諸重擔斷除有結正智

心善解脫除一比丘謂尊者阿難世尊記說

彼現法當得無知證爾時世尊臨十五日月

食受時於大眾前敷座而坐坐已告諸比丘

我為婆羅門得般涅槃持後邊身為大醫師

拔諸劍刺我為婆羅門得般涅槃持此後邊

身無上醫師能拔劍刺汝等為子從我口生

從法化生得法餘財當懷受我莫令我若身

若口若心有可嫌責事爾時尊者舍利弗在

眾會中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合掌白佛

世尊向者作如是言我為婆羅門得般涅槃
持最後身無上大醫能拔劔刺汝為我子從
佛口生從法化生得法餘財諸比丘當懷受
我莫令我身口心有可嫌責我等不見世尊
身口心有可嫌責事所以者何世尊不調伏
者能令調伏不寂靜者能令寂靜不甦息者
能令甦息不般涅槃者能令般涅槃如來知
道如來說道如來向道然後聲聞成就隨道
宗道奉受師教如其教授正向欣樂真如善
法我於世尊都不見有可嫌責身口心行我
今於世尊所乞願懷受見聞疑罪若身口心
有嫌責事佛告舍利弗我不見汝有見聞疑
身口心可嫌責事所以者何汝舍利弗持戒
多聞少欲知足修行遠離精勤方便正念正
受捷疾智慧明利智慧出要智慧猷離智慧

室五

十四

大智慧廣智慧深智慧無比智慧智實成就
示教照喜亦常讚歎示教照喜為眾說法未
曾疲倦譬如轉輪聖王第一長子應受灌頂
而未灌頂已住灌頂儀法如父之法所可轉
者亦常隨轉汝今如是為我長子隣受灌頂
而未灌頂住於儀法我所應轉法輪汝亦隨
轉得無所起盡諸有漏心善解脫如是舍利
弗我於汝所都無見聞疑身口心可嫌責事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我無有見聞疑身口
心可嫌責事此五百諸比丘得無有見聞疑
身口心可嫌責事耶佛告舍利弗我於此五
百比丘亦不見有見聞疑身口心可嫌責事
所以者何此五百比丘皆是阿羅漢諸漏已
盡所作已作已捨重擔斷諸有結正智心善
解脫除一比丘謂尊者阿難我記說彼於現

室五

十五

法中得無知證是故諸五百比丘我不見其
 有身口心見聞疑罪可嫌責者舍利弗白佛
 言世尊此五百比丘既無有見聞疑身口心
 可嫌責事然此中幾比丘得三明幾比丘俱
 解脫幾比丘慧解脫佛告舍利弗此五百比
 丘中九十比丘得三明九十比丘得俱解脫
 餘者慧解脫舍利弗此諸比丘離諸飄轉無
 有皮膚負實堅固時尊者婆耆舍在眾會中
 作是念我今當於世尊及大眾面前歎說懷
 受偈作是念已即從座起整衣服為佛作禮
 右膝著地合掌白佛世尊欲有所說善逝欲
 有所說佛告婆耆舍隨所樂說時婆耆舍即
 說偈言
 十五清淨日 其眾五百人 斷除一切結
 有盡大仙人 清淨相習近 清淨廣解脫

不更受諸有 生死已永絕 所作者已作
 得一切漏盡 五蓋已雲除 拔刺根本愛
 師子無所畏 離一切有餘 害諸有怨結
 超越有餘境 諸有漏怨敵 皆悉已潛伏
 猶如轉輪王 懷受諸眷屬 慈心廣宣化
 海內悉奉用 能伏魔怨敵 為無上導師
 信敬心奉事 三明老死滅 為法之真子
 無有飄轉患 拔諸煩惱刺 敬禮日種胤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
 時尊者尼拘律想住於曠野禽獸住處尊者
 婆耆舍出家未久有如是威儀依聚落城邑
 住晨朝著衣持鉢於彼聚落城邑乞食善護
 其身守諸根門攝心繫念食已還住處舉衣
 鉢洗足畢入室坐禪速從禪覺不著乞食而

卷五

十六

彼無有隨時教授無有教誡者心不安樂周
圓隱覆如是深住時尊者婆耆舍作是念我
不得利難得非易得非不隨時得教授教誡
不得欣樂周圓隱覆心住我今當讚歎自猷
之偈即說偈言

當捨樂不樂 及一切貪覺 於隣無所作
離染名比丘 於六覺心想 馳騁於世間
惡不善隱覆 不能去皮膚 穢汙樂於心
是不名比丘 有餘縛所縛 見聞覺識俱
於欲覺悟者 彼處不復染 如是不染者
是則為牟尼 大地及虛空 世間諸色像
斯皆磨滅法 寂然自決定 法器久修習
而得三摩提 不觸不諂偽 其心極專至
彼聖久涅槃 繫念待時滅
時尊者婆耆舍說自猷離偈心自開覺於不

重五

十七

樂等開覺已欣樂心住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難陀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
乞食以尊者婆耆舍為伴時尊者婆耆舍見
女人有上妙色見已貪欲心起時尊者婆耆
舍作是念我今得不利得苦非得樂我今見
年少女人有妙絕之色貪欲心生今為生猷
離故而說偈言

貪欲所覆故 熾然燒我心 令尊者阿難
為我滅貪火 慈心哀愍故 方便為我說
尊者阿難說偈答言
以彼顛倒想 熾然燒其心 遠離於淨想
長養貪欲者 當修不淨觀 常一心正受
速滅貪欲火 莫令燒其心 諦觀察諸行
苦空非有我 繫念正觀身 多修習猷離

修習於無相 滅除高慢使 得慢無間等
究竟於苦邊

尊者阿難說是語時尊者婆耆舍聞其所說
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長者請佛及僧就其舍食入其舍已

尊者婆耆舍直日住守請其食分時有衆多

長者婦女從聚落出往詣精舍時尊者婆耆

舍見年少女人容色端正貪欲心起時尊者

婆耆舍作是念我今不利不得利得苦不得

樂見他女人容色端正貪欲心生我今當說

獸離偈念已而說偈言

我已得出離 非家而出家 貪欲隨逐我

如牛念他苗 當如大將子 大力執強弓

能破彼重障 一人摧伏千 今於日種胤

十五

十八

面前聞所說 正趣涅槃道 決定心樂住

如是不放逸 寂滅正受住 無能於我心

幻惑欺誑者 決定善觀察 安住於正法

正使無量數 欲來欺惑我 如是等惡魔

莫能見於我

時尊者婆耆舍說是偈已心得安住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尊者婆耆舍自以智慧堪能善說於彼聰

明梵行所生高慢心即自心念我不利不得

利得苦不得樂我自以智慧輕慢於彼聰明

梵行者我今當說能生獸離偈即說偈言

瞿曇莫生慢 斷慢令無餘 莫起慢覺想

莫退生變悔 莫隱覆於他 泥犁殺慢墮

正受能除憂 見道住正道 其心得喜樂

見道自攝持 是故無礙辯 清淨離諸蓋

斷一切諸慢 起一切明處 正念於三明
神足他心智

時尊者婆耆舍說此生獸離偈已心得清淨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尊者婆耆舍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

室五

十九之一

獨一思惟不放逸住專修自業遠得三明身
作證時尊者婆耆舍作是念我獨一靜處思
惟不放逸住專修自業起於三明身作證今
當說偈讚歎三明即說偈言
本欲心狂惑 聚落及家家 遊行遇見佛

授我殊勝法 瞿曇哀愍故 為我說正法
聞法得淨信 捨非家出家 聞彼說法已
正住於法教 勤方便繫念 堅固常堪能
遠得於三明 於佛教已作 世尊善顯示
日種苗胤說 為生盲衆生 開其出要門

室五

十九之二

苦苦及苦因 苦滅盡作證 八聖離苦道
安樂趣涅槃 善義善句味 梵行無過上
世尊善顯示 涅槃濟衆生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四法句諦聽
善思當為汝說何等為四
聖賢善說法 是則為最上 愛說非不愛
是則為第二 諦說非虛妄 是則第三說
法說不異言 是則為第四
諸比丘是名說四法句爾時尊者婆耆舍於
衆會中作是念世尊於四衆中說四法句我
當以四種讚歎稱譽隨喜即從座起整衣服
為佛作禮合掌白佛言世尊欲有所說善逝
欲有所說佛告婆耆舍隨所樂說時尊者婆
耆舍即說偈言

若善說法者 於已不惱迫 亦不恐怖他

是則為善說 所說愛說者 說令彼歡喜

不令彼為惡 是則為愛說 諦說知甘露

諦說知無上 諦義說法說 正士建立處

如佛所說法 安隱涅槃道 滅除一切苦

是名善說法

堂五

二十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那伽山側與千

比丘俱皆是阿羅漢諸有漏所作已辦離

諸重擔逮得已利盡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

爾時尊者婆耆舍住王舍城寒林中丘塚間

作是念今世尊住王舍城那伽山側與千比

丘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離諸

重擔逮得已利盡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我

今當往各別讚歎世尊及比丘僧作是念已

即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而說偈言

無上之導師 住那伽山側 千比丘眷屬

奉事於如來 大師廣說法 清涼涅槃道

專聽清白法 正覺之所說 正覺尊所敬

處於大眾中 德陰之大龍 仙人之上首

興功德密雲 普雨聲聞眾 起於晝正受

來奉觀大師 弟子婆耆舍 稽首而現禮

世尊欲有所說唯然善逝欲有所說佛告婆

耆舍隨汝所說莫先思惟時婆耆舍即說偈

言

汲旬起微惡

堂五

潛制令速滅

三

能掩障諸魔

令自覺知過

觀察解結縛

分別清白法

明照如日月

為諸異道王

超出智作證

演說第一法

出煩惱諸流

說道無量種

建立於甘露

見諦真實法

如是隨順道

如是師難得 建立甘露道 見諦崇遠離
世尊善說法 能除人陰蓋 明見於諸法
為調伏隨學
尊者婆耆舍說是偈已諸比丘聞其所說皆
大歡喜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柰國仙人住處鹿
野苑中爾時世尊為比丘眾說四聖諦相應
法謂此苦聖諦此苦集聖諦此苦滅聖諦此
苦滅道跡聖諦時尊者婆耆舍在會中作是
念我今當於世尊面前讚歎拔箭之譬如是
念已即從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言唯然世
尊欲有所說唯然善逝欲有所說佛告婆耆
舍隨所樂說時尊者婆耆舍即說偈言
我今敬禮佛 哀愍諸眾生 第一拔利箭
善解治眾病 迦露醫投藥 波睺羅治藥

及彼瞻婆耆 耆婆醫療病 或有病小瘥
名為善治病 後時病還發 抱病遂至死
正覺大醫王 善投眾生藥 究竟除眾苦
不復受諸有 乃至百千種 那由他病數
佛悉為療治 究竟於苦邊 諸醫來會者

我今悉告汝 得甘露法藥 隨所樂而服
第一拔利箭 善覺知眾病 治中之最上
故稽首瞿曇

尊者婆耆舍說是語時諸比丘聞其所說皆
大歡喜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
有尊者尼拘律想住於曠野禽獸之處疾病
痿篤尊者婆耆舍為看病人瞻視供養彼尊
者尼拘律想以疾病故遂般涅槃時尊者婆
耆舍作是念我和尚為有餘涅槃無餘涅槃

我今當求其相爾時尊者婆耆舍供養尊者
尼拘律想舍利已持衣鉢向王舍城次第到
王舍城舉衣鉢洗足已詣佛所稽首禮足退
住一面而說偈言

我今禮大師 等正覺無滅 於此現法中

一切疑網斷 曠野住比丘 命終般涅槃

威儀攝諸根 大德稱於世 世尊為制名

名尼拘律想 我今問世尊 彼不動解脫

精進勤方便 功德為我說 我為釋迦種

世尊法弟子 及餘皆欲知 圓道眼所說

我等住於此 一切皆欲聞 世尊為大師

無上救世間 斷疑大牟尼 智慧已具備

圓照神道眼 光明顯四眾 猶如天帝釋

曜三十三天 諸貪欲疑惑 皆從無明起

若得遇如來 斷滅悉無餘 世尊神道眼

堂五

手三

世間為最上 滅除眾生過 如風飄遊塵

一切諸世間 煩惱覆隱沒 諸餘悉無有

明目如佛者 慧光照一切 令同大精進

唯願大智尊 當為眾記說 言出微妙聲

我等專心聽 柔輒音演說 諸世間普聞

猶如熱渴逼 求索清涼水 如佛無滅知

我等亦求知

尊者婆耆舍復說偈言

今聞無上士 記說其功德 不空修梵行

我聞大歡喜 如說隨說得 順牟尼弟子

滅生死長縻 虛偽幻化縛 以見世尊故

能斷除諸愛 度生死彼岸 不復受諸有

佛說此經已尊者婆耆舍聞佛所說歡喜隨

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卷第四十五

音釋

奸狡 奸古閑切詐也
 狡古巧切猶也
 胤 羊普切
 馳騁 騁直
 切